赵树理

三里湾

赵树理 著
陈武 主编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三里湾

赵树理 著
陈武 主编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里湾 / 赵树理著 . — 北京 : 文化发展出版社 , 2021.7
（赵树理文集）
ISBN 978-7-5142-3517-3

Ⅰ . ①三… Ⅱ . ①赵… Ⅲ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1）第 122043 号

三里湾 SAN LI WAN

赵树理 著　　陈　武 主编

出 版 人：武　赫　　特邀编辑：罗路晗
策划编辑：肖贵平　　责任印制：杨　骏
责任编辑：周　蕾　　排版设计：鸿儒文轩
责任校对：岳智勇　　封面设计：郭　阳

出版发行：文化发展出版社（北京市翠微路 2 号　邮编：100036）
网　　址：www.wenhuafazhan.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嘉业印刷（天津）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 × 1230mm　1/32
字　　数：152 千字
印　　张：6.75
版　　次：202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202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I S B N：978-7-5142-3517-3

* 如发现任何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发行部电话：010-88275710

赵树理简介

赵树理（1906~1970），原名赵树礼，现代小说家、人民艺术家，山药蛋派创始人。赵树理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有小说、戏曲、诗歌、杂论等200余万字。他的小说，大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开创的“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代表作有《三里湾》《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李有才板话》等。

1906年9月24日，赵树理出生在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从小过着被剥削被压迫的艰苦生活。他从小喜爱民歌、民谣、鼓词、评书和地方戏曲。1925年，他在长治省立第四师范学习期间，从创造社、文学研究会创办的刊物中受到新文学的影响。

从1930年年底开始，赵树理一边流浪一边开始写作，在抗战前的几年间发表了《金字》《盘龙峪》等小说。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1943年5月，他完成了著名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这部小说主要描写了根据地一对青年男女小二黑和小芹敢于冲破封建婚姻制度，努力争取自由婚姻而进行不屈斗争，最终获得胜利。同年10月，他又创作了中篇小说《李有才板话》。这部作品是配合减租减息斗争的，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农村阶级斗争的错综复杂的形势，对没有工作经验的干部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1945年冬，赵树理创作了长篇小说《李家庄的变迁》，主要

描写了太行山区一个村庄从大革命失败后到抗战胜利近二十年间所发生的变化。这部小说揭露了旧社会地主集团对贫下中农种种剥削压迫，它是为了动员人民参加上党战役的。同时他还创作《田寡妇看瓜》《催粮差》《福贵》《邪不压正》等优秀中、短篇小说。

赵树理的小说在民族化、群众化上做出重大贡献；小说在结构上讲求情节的连贯性和完整性，故事性比较强。他的作品雅俗共赏，善于把大众化和艺术化统一起来，在轻松幽默、妙趣横生之中，表现出人民群众的聪明机智和乐观主义精神。

赵树理是一个真正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以农民为对象，为农民说话的作家。周扬在 1962 年大连会议上说："中国作家中真正熟悉农民、熟悉农村的，没有一个能超过赵树理。"称赞他是描写农民的"铁笔、圣手"。

1959 年赵树理给《红旗》杂志上"万言书"，表达自己对农村浮夸风气的看法，后来被批判与彭德怀是"一个腔调"。赵树理被誉为"人民作家"，因为很少有赵树理这样不管风云变幻，一直都坚持自己的文学理想和操守，坚持为农民写作痴心不改，对农村存在的问题"痛若切肤，为农民代言"的作家。

1966 年春，全国人民都在学习兰考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赵树理亲自到兰考体验生活，着手创作《焦裕禄》剧本，只写了三场，就被打成"黑帮"揪出来了。

1970 年 9 月 23 日，赵树理含冤逝世，终年 64 岁。作为与老舍、汪曾祺、孙犁齐名的"语言艺术大师"，赵树理的小说注重在人物语言的口语化、大众化和通俗化，为现代文学语言带来了新的革命，开创了文学语言新的时代，以塑造"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形象"而闻名于世。

三里湾[①]

从旗杆院说起

三里湾的村东南角上，有前后相连的两院房子，叫“旗杆院”。

“旗杆”这东西现在已经不多了，有些地方的年轻人，恐怕就没有赶上看见过。这东西，说起来也很简单——用四个石墩子，每两个中间夹着一根高杆，竖在大门外的左右两边，名字虽说叫“旗杆”，实际上并不挂旗，不过在封建制度下壮一壮地主阶级的威风罢了。可是在那时候，这东西也不是哪家地主想竖就可以竖，只有功名等级在“举人”[②]以上的才可以竖。

三里湾的“举人”是刘家的祖先，至于离现在有多少年了，

① 本篇最早于1955年在《人民文学》第1期至第4期连载，同年5月由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单行本，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8年3月根据原纸型重印，同年9月增订印行。本书以1958年9月增订本为底本，以《人民文学》连载本和通俗读物出版社版为参校。

② 举人，明清乡试考中者的专称，是一种出身资格。乡试，指明清两代每三年一次在各省（包括京城）举行的考试。

大家谁也记不得。有些人听汉奸刘老五说过，从刘家的家谱上查起来，从他本人往上数，“举人”比他长十一辈，可是这家谱，除了刘老五，刘家户下的人谁也没有见过，后来刘老五当了日军的维持会长，叫政府捉住枪毙了，别人也再无心去细查这事。六十多岁的王兴老汉说他听他爷爷说，从前旗杆院附近的半条街的房子都和旗杆院是一家的，门楣都很威风，不过现在除了旗杆院前院门上“文魁”两字的匾额和门前竖过旗杆的石墩子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当日刘家出过“举人”了。

旗杆院的房子是三里湾的头等房子。在抗日战争以前，和旗杆院差不多的好房子，本来还有几处，可惜在抗日战争中日军来“扫荡”的时候都烧了，只有旗杆院这两个院子，因为日军每次来了自己要住，所以在刘老五死后也没有被他们烧过。在一九四二年枪毙了刘老五，县政府让村子里把这两院房子没收归村；没收之后，大部分做了村里公用的房子——村公所、武委会、小学、农民夜校、书报阅览室、俱乐部、供销社都设在这两个院子里，只有后院的西房和西北小房楼上下分配给一家干属住。这一家，男女都在外边当干部，通年不回家，只有一个六十多岁的妈妈留在家里。这位老太太因为年纪大，住在后院，年轻人都叫她“后院奶奶”。

三里湾是个模范村——工作开辟得早、干部多，而且干部的能力大、经验多。县里接受了什么新的中心工作，常好先到三里湾来试验——除奸、减租减息、土改、互助，直到一九五一年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都是先到这个村子里来试验的。每逢一种新的工作开始，各级干部都好到试验村取得经验，因此这个村子里常常住着些外来的干部。因为后院奶奶有闲房子，脾气又好，村

干部常好把外来的干部介绍到她家里去住，好像她家里就是个外来干部招待所。

近几年来，旗杆院房子的用处有点调动：自从全国大解放以后，民兵集中的次数少了，武委会占的前院东房常常空着，一九五一年村里成立了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开会、算账都好借用这座房子，好像变成了合作社的办公室。可是在秋夏天收割的时候，民兵还要轮班集中一小部分来看护地里、场上的粮食；这时候也正是合作社忙着算分配账的时候，在房子问题上仍然有冲突；好在乡村里的小学、民校都是在收秋收夏时候放假的，民兵便临时到对过小学教室里去住。到一九五二年，到处搞扫盲运动，县里文教科急于完成扫盲工作，过“左”地规定收秋不放假，房子又成了问题，后来大家商量了个解决的办法是吃了晚饭上一会课，下了课教室还归民兵用。

一 放 假

就在这年九月一号的晚上，刚刚吃过晚饭，支部书记王金生的妹妹王玉梅便到旗杆院西房的小学教室里来上课。她是个模范青年团员，在扫盲学习中也是积极分子。她来得最早，房子里还没有一个人，黑咕隆咚连个灯也没有点。可是她每天都是第一个先到的，所以对这房子里边的情况很熟悉——她知道护秋的民兵把桌子集中在北墙根做床子用。她知道板凳都集中在西墙根把路留在靠门窗的一边。她知道煤油灯和洋火都放在民兵床头的窗台上。她凭着她的记性，也碰不了板凳也碰不了桌子，顺顺当当走到窗跟前，放下课本，擦着火点上灯，然后来疏散那些桌子板凳。

她的力气大、动作快，搬起桌子来让桌子的腿朝上，搬到了放的地方轻轻一丢手就又跑了。她正跑来跑去搬得起劲，忽听得门外有人说："这武把还练得不错！"她不用看也听得出说话的人是谁，便回答他说："你不止不来帮一帮忙，还要摆着你那先生架子来说风凉话！"

来的这个人是个穿着中学生制服留着短发的男青年，名叫马有翼，是本村一个外号"糊涂涂"正名马多寿的第四个儿子，现在当的是本村扫盲学校乙班的教员。这村有两个扫盲教员：一个就是马有翼，上过两年半初中，没有毕业；另一个是个女的，叫范灵芝，是村长范登高的女儿，和马有翼是同学，本年暑假才在初中毕了业。马有翼教乙班，范灵芝教甲班。马有翼爱和灵芝接近也爱和玉梅接近，所以趁着乙班还没有人来的时候，先溜到甲班的教室来玩。玉梅要他帮忙搬桌子板凳，他便进来帮着搬。他见玉梅拿着桌子板凳抡来抡去，便很小心地躲着空子走，很怕碰破了他的头。玉梅说："你还是去教你的'哥渴我喝'去吧！"

不大一会，两个人把桌子板凳排好了，玉梅去擦黑板，有翼没有事，便在窗下踱来踱去。他溜到灯跟前，看见玉梅的课本封面上的名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便说："玉梅！你怎么把个'梅'字写得睡了觉了？"玉梅回头看了一眼，见他说的是课本外面的名字，便回他说："谁知道那个字怎么那样难写？写正了也难看，写歪了也难看！"说着便在刚才擦好了的黑板上练起"梅"字来。她一边写一边向有翼说："你看！写正了是这个样子，"写了个正的，"写歪了是这个样子。"又写了个歪的。有翼说："歪的时候也要有个分寸！让我教一教你！"说着跑过去握着玉梅的手腕又写了一个，果然写得好一点。有翼又说："你为什么要用那么个难写

的名字？”玉梅说：“你不用说我！你那个‘翼’字比我这‘梅’字更难写！越写越长！”有翼说：“你也写一个我看看！”玉梅写了好大一会才写出个“翼”字来，比刚才写的那个“梅”字长两倍，引得有翼哈哈大笑。有翼说：“看你把我写了多么高？”玉梅说：“你不就是个高个子吗？”有翼说：“高是高了，可惜画成个蝼蛄了！也让我教一教你！”他正又握住玉梅的手腕去教，忽听得后面有人说：“握着手教哩！我说玉梅写字为什么长进得那么快！”有翼听见灵芝来了便放了手；玉梅嫌那个像蝼蛄一样的字写得太难看，拿起刷子来擦了。灵芝一晃看见一个“梅”字和一个“翼”字并排写着，便笑了一笑说：“两个人排一排队很好玩，为什么擦了呢？”玉梅说：“两个字排在一块有什么好玩？像你们一块儿上学、一块儿当教员、一个互助组里做活，不更好玩吗？”灵芝又正要答话，门外来了一阵脚步声，有几个学员进来了，大家便谈起别的话来。

忙时候总是忙时候，等了很久，甲班只来了五个人，乙班只来了四个人。大家等得发了急，都又到大门外的石墩子上去瞭望。一会，又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玉梅的近门本家哥哥，是个单身过日子的小伙子，名叫王满喜，外号“一阵风”——因为他的脾气是一阵一个样子，很不容易捉摸。他来了，另外一个青年说：“我们的人到齐了！”大家问：“怎么能说是‘齐’了？”这个青年说：“甲班来了五个，乙班也来了五个，两班的人数不是齐了吗！”大家听了都笑起来。王满喜说：“快不要把我算在数里！我是来请假的！”有翼问：“又是还没有吃饭吗？”满喜说：“不只没有吃，连做还没有做；不只没有做，现在还顾不上做！”“忙什么？”“村里今天该我值日。专署何科长来了，才派出饭去，还

没有找下房子住！”玉梅问：“后院奶奶那里哩？”满喜说：“住满了——水力测量组、县委会老刘同志、张副区长、画家老梁、秋收评比检查组，还有什么检查卫生的、保险公司的……都在那里！哪里还有空房子？我在村里转了好几个圈子了，凡是有闲房子的家都找过，可是因为正收着秋，谁家的空房子里都堆满了东西。”玉梅说：“还是你没有找遍！我提一家就有空房子！”“谁家？”“谁家？有翼哥他们家！你去过了吗？”满喜说：“他们家呀？我不怕有翼见怪！他家的房子什么时候借给干部住过？我不去他妈跟前碰那个钉子！”玉梅向有翼说：“有翼哥！你不能帮忙回家里商量一下？”有翼说：“咱不行！你不知道我妈那脾气？”灵芝说：“这话像个团员说的吗？”另一个青年说：“叫他去说呀，管保说不到三句话，他妈就用一大堆‘烧锅子’骂得他闭上嘴！”玉梅想了一想说：“我倒有个办法！满喜哥！你先到我二嫂的娘家去借他们的西房……”满喜说：“他们那里不用去！他们那西房，早给干豆荚、干茄片子、烟叶子、黍子、绿豆……堆得连下脚的空儿都没有了！”玉梅说：“你等我说完！说借他们的西房不过是个话头儿，实际上是叫天成老婆替你问房子去！你不要对着天成老汉说，只用把他老婆点出来，悄悄跟她说，就说专署法院来了个干部，不知道来调查什么案子，村里找不到房子，想借她的西房住一下。她要说腾不开的话，你就请她替你到有翼哥他妈那里问一问他们的东房，管保她顺顺当当就去替你问好了。因为……”满喜不等她说完便截住她的话说：“我懂得了！这个法子行！只要有翼不要先跟他妈说！”有翼说：“我不说，不过以后她总会知道！”满喜说：“只要等人住进去，她知道了不过是骂两句，又有什么关系？哪个坟里的骨头是骂死的？”说着就走了。

忙时候总是忙时候，大家等了好久，九个人仍是九个人。王满喜还来请个假，别的人连假也不请，干脆不来。有个学员说："我说县里的决定也有点主观主义——光决定先生不准放假，可没有想到学生会放先生的假。"正说着，又听着西边一阵脚步声。玉梅说："来了来了！这一回来的人可不少！"说话间，果然有好几个人从西房背后走过来，一转弯就向大门这边来了。当头走的是党支部书记兼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王金生，接着便是副村长张永清、生产委员魏占奎、社长张乐意、女副社长秦小风，连一个学员也没有，尽是些村里、社里的重要干部。灵芝说："再等也是这几个人，今天的课又上不成了！大家散了吧！"大家解散了，学员中有两个该值班的民兵，又到教室里去合并那些刚才摆开的桌子。灵芝问副村长张永清："是不是可以少放几天假？"张永清说："人们都自动不来了，还不和放假一样吗？"

二　万宝全

玉梅离开了旗杆院的大门口往家里走，通过了一条东西街，上了个小坡，便到了她自己的家门口。她的家靠着西山根，大门朝东开，院子是个长条形，南北长东西短；西边是就着土崖挖成的一排四孔土窑，门面和窑孔里又都是用砖镶过的；南边有个小三间南房，从前喂过驴，自从本年春天把驴入了合作社，这房子就闲起来，最近因为玉梅的二哥玉生和她大哥金生分了家，临时在里边做饭；北边也有个小三间，原来是厨房，现在还是厨房；东边，大门在中间，大门的南北各有一座小房，因为房间太浅，不好住人，只是用它囤一囤粮食，放一放农具、家具。西边这四

孔窑，从南往北数，第一孔叫“南窑”，住的是玉生和他媳妇袁小俊；第二孔叫“中窑”，金生两口子和他们的三个孩子住在里边；第三孔叫“北窑”，他们的父亲母亲住在里边；第四孔叫“套窑”，只有个大窗户，没有通外边的门，和北窑走的是一个门，进了北窑再进一个小门才能到里边，玉梅就住在这个套窑里。

玉梅刚走到大门外，听见里边“踢嗵踢嗵”响，她想一定是她爹和她二哥打铁；赶走进大门来，看见北边厨房里的窗一亮一亮的，果然是打铁，便走到厨房里去看热闹。这时候厨房里已经有五个人，不过和她爹打铁的不是她二哥，是她一个本家伯伯名叫王申，其余是她大哥的三个孩子——大的七岁，是女的，叫青苗；二的五岁，男的，叫黎明；三的三岁，也是男的，叫大胜。

这两位老人家，是三里湾两个能人。玉梅爹叫王宝全，外号“万宝全”，年轻时候给刘老五家当过长工，在那时候学会了赶骡子，学会了种园；他什么匠人也不是，可是木匠、铁匠、石匠……差不多什么匠人的活儿也能下手。王申也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和万宝全差不多，不过他家是老中农，十五亩地种了两辈子，也没有买过也没有卖过，直到现在还是那十五亩地。他一个人做惯了活，活儿做得又好，所以不愿和别人合伙，到活儿拥住了的时候，偶然雇个短工；人家做过的活儿，他总得再修理修理，一边修理着一边说“使不得，使不得”，因此人们给他送了个外号叫“使不得”。按做活儿说，在三里湾，使不得只赞成万宝全一个人，万宝全也很看重使不得，所以碰上个巧活儿，他们两人常好合作。

他们两人都爱用好器具。万宝全常说：“家伙不得劲了，只想隔着院墙扔出去。”使不得要是借用别人的什么家伙，也是一边用着一边说“使不得，使不得”。动着匠人活儿，他们的器具都

不全，不过他们会想些巧法子对付。像万宝全这会打铁用的器具，就有四件是对付用的：第一件是风箱，原是做饭用的半大风箱。第二件是火炉，是在一个破铁锅里糊了些泥做成的。第三件是砧，是一截树根上镶了个扁平的大秤坠子。第四件是小锤，是用个斧头来顶替的——所以打铁的响声不是“叮当叮当”而是“踢嗵踢嗵”。这些东西看起来不相称，用起来可也很得劲。

他们这次打的是石匠用的钻尖子。钻尖子这东西，就是真的石匠也是自己打的，不用铁匠打——因为每天用秃了，每天得打，找铁匠是要误事的。这东西用的铁，俗话叫锭铁，比普通用的钢铁软，可是比普通的熟铁硬（大概也是某种硬度的钢铁，看样子也是机器产品），买来就是大拇指粗细的条子，只要打个尖、蘸一蘸火就能用。每一次要打好几条，用秃了再打，直用到不够长了才换新的。

玉梅见他们打的是钻尖，问他们断什么，宝全老汉说：“洗场磙[①]！”玉梅问：“为什么洗场磙？”王申老汉和她开玩笑说：“因为不够大！”“还能越洗越大？”“你问你爹是不是！”玉梅又问宝全老汉：“爹！是能越洗越大吗？”宝全老汉笑了。宝全老汉说：“是倒也是，可惜你伯伯没有给你说全！‘不够大’是说场磙在场上转的圈子不够大。咱们成立了合作社，把小场子并成大场子了，可是场磙原是小场上用的，只能转小圈子；强要它转大圈子，套绳就要擦磨牲口的右后腿，所以得洗一洗！”玉梅又问：“‘洗’怎么就能转大圈子？”宝全老汉说：“傻闺女！把大头洗小了，转的圈子不就大了吗？”玉梅笑了笑说：“知道了！只洗一头啊！”王申老汉又和她开玩笑说：“谁教你们成立合作社哩？

① “场磙”就是打粮食场上用的碌碡磙，“洗”是把大的石头去小的意思。

要不是成立合作社，哪有这些事？”玉梅说：“为了多打粮食呀！我说申伯伯！你怎么不参加我们的合作社？难道你不愿意多打粮食吗？”宝全老汉说：“你伯伯的地每年都是数着垄种的。他还怕人家把他的垄沟种错了哩！”王申老汉向宝全老汉说：“老弟！你说得对！咱老弟兄俩，再加上你玉生，怎么合作都行；要说别人呀，我实在不愿意跟他们搅在一块儿做活！”玉梅说：“那你为什么还让接喜哥参加互助组？”王申老汉说：“下滩那五亩由他去瞎撞，山上的十亩不许他乱搅！”玉梅说：“你把人家分出去了吗？”宝全老汉说：“他父子们是分地不分粮。你伯伯嫌人家做的活儿不好，可是打下粮食来他不嫌多！”王申老汉说：“难道是我一个人要了？他不是也吃在里边？”……玉梅见这两个老汉斗起嘴来没有完，便又问宝全老汉说：“我二哥上哪里去了？怎么不跟你来打铁来？”王申老汉说：“你爹在这里当铁匠，他在南窑里当木匠哩！”玉梅问：“又做什么木匠活？”王申老汉说：“做场碌！”“木匠怎么做场碌？”“做木头场碌！你们合作社就有这些怪事！”玉梅又问宝全老汉说：“爹！是吗？”宝全老汉又笑了。宝全老汉说：“又和刚才一样！是倒也是，可惜你伯伯又没有给你说全！他做的是……”王申老汉指着火炉里的钻尖说：“只顾说闲话，烧化了！”宝全老汉也不再说木头场碌的事，停了风箱拿起斧头，左手用钳子去夹那烧过了火的钻尖。玉梅见他顾不上再说了，就说：“我自己到南窑看看去！”她正转身要往外走，宝全老汉夹出那条冒着白火花的钻尖来，放在砧上，先把斧头横放平了轻轻拍了一下。他虽然没有很用力，可是因为铁烧得过了火，火星溅得特别多。有个火星溅在三岁的大胜腿上，大胜“呀”的一声哭了，两个老汉赶紧停了手里的活去照顾孩子，玉梅也转回身

来帮着他们查看烫了什么地方。王申老汉抱起大胜来说："小傻瓜，谁叫你光[①]着腿来看打铁？"宝全老汉查明了大胜只是小腿上烫了个小红点，没有大关系，就向玉梅说："快给你大嫂抱回去吧！"玉梅接过大胜来才一出厨房门，金生媳妇就已经跑来了。金生媳妇一边从玉梅手里接住大胜，一边问玉梅说："烫了哪里？"玉梅说："不要紧，小腿上一点点！贴上一点膏药吧！"说着和金生媳妇相跟到中窑去给大胜贴膏药。

三　奇怪的笔记

中窑是一门两窗，靠北边的窗下有个大炕。金生媳妇把大胜放到炕上去找膏药，玉梅用自己手里的课本逗着大胜让他止住哭。大胜这孩子是个小活动分子，一止了哭就赤光光地满炕跑。金生媳妇找着了膏药来给他贴，他靠住墙站着不到前边来。玉梅说："大嫂！你看那赤光光的多么好玩？"金生媳妇说："穿个衣裳来管保烫不着了！早就给他预备下衣裳他就是不穿！生多少气也给他穿不到身上！"玉梅说："穿上什么好衣裳也没有这么光着屁股好看！快过来给你贴上点膏药！"大胜还是不过来，玉梅从窗台上取起个红皮笔记本来说："你看我这红皮书！"大胜见是个新鲜东西，就跑过来拿，金生媳妇向玉梅说："可不敢玩人家那个！那是你大哥的宝贝！"可是大胜的手快，一把就夺过去了。玉梅爬上炕去抱住他说："不要玩这个！姑姑换给你个好东西玩！"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个顶针圈儿来套在自己的铅笔上给他摇着看，他才放开了笔记本。他一放手，笔记本里掉出个纸单儿来。金生媳妇

① "光"，"连载本"作"跣"。

抱住大胜去贴膏药，玉梅腾出手来拾起纸单儿正要仍夹进笔记本里去，可是又看见纸单子上的字很奇怪，不由得又端详起来。

单上的字，大部分又都是写好了又圈了的，只有下边一行十个字没有圈，玉梅一个一个念着：

“高、大、好、剥、拆、公、畜、欠、配、合。”

金生媳妇说：“你大哥有时候好管些闲事！公畜欠配合有什么坏处？又不会下个驹！”玉梅说：“我看也许指的是公畜不够配合，母畜就不能多下驹。让我数数咱们社里几个公畜几个母畜：老灰骡是公的，银蹄骡也是公的……”金生媳妇笑着说：“你糊涂了？为什么数骡？”玉梅想了一下也笑了笑说：“真是糊涂了！骡配合不配合没有什么关系，咱就数驴吧！社长的大黑驴是母的，小三的乌嘴驴是……”玉梅正数着驴，没有注意门外有人走得响，突然看见她大哥金生揭起竹帘走进来。金生媳妇说：“会散了？”金生说：“还没有开哩！”又看见玉梅拿着他的笔记本，便指着说：“就是回来找这个！”玉梅把手里拿的那张纸单子向金生面前一伸说：“大哥！你这上边写的是什么，怎么我连一句也不懂？”金生说：“那都是些村里、社里的问题，我记得很简单，别人自然懂不得！”玉梅说：“为什么写好了又都圈了呢？”金生说：“解决了哪一项，就把哪一项圈了。”玉梅说：“那么下边这一行是没有解决的问题了！怎么叫个‘高大好剥拆’？”金生说：“那些事马上给你说不清楚！快拿来吧！紧着开会哩！”玉梅说：“不用细讲，只请你给我简单说说是什么意思？”金生说：“不行！你听这个也没有用！”

也不怨金生嘴懒不肯说，真是一下不容易说明这几个字的意思。原来他们村里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个大缺点是人多、地少、